

新 世 纪 之 革 命

(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

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故其益不张，而弊端仍旧，多番更革，结果如一。请观由汤武以至于今，其有益于公理者何在？此等革命，乃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

至法兰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革除王位，宣布人权，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至千八百七十一年，乃有平民社会革命，由于社会主义鼓吹所致。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亦足以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近数年来，法兰西等国革命之风潮日扬，抗税罢工之事，反对陆军，反对祖国，废弃议院，主张共产诸主义，报不绝书。由此可见，革命之进化，匪独一国为然，各地风潮亦同时而

进。即以支那而论，近数年中进步殊猛，故我“新世纪”出，亦能勉讲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兹布陈新世纪与旧世纪革命之比较，以表明其革命思想之进化。

革 命 思 想 进 化 表

旧 世 纪	新旧过渡时代	新 世 纪
易朝 改姓 以暴易暴	倾复旧政府 建立新政府 此胜于彼	扫除一切政府 纯正自由
大封 功臣 维新三杰	党魁 院绅 甘言运动	废官 止禄 无有私利
名利 双收 升官发财	牺牲利禄 饥渴名誉 铜像峨峨	弃名 绝誉 专尚公理

(附录)

法社会学家于峨A. Girard记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里“公民”Commune之革命曰：巴里公民之革命，其远因在社会集产主义之鼓吹，其近因则在普法战事之困迫。巴里之民忿怨政府之专横，集众示威以为诫。行政首领铁业Thiers知之，惧有不利，决计剪民，下令撤去国民军之军械，军众大哗。三月十八日国民军与常备军接战，铁业以常备军逃于万岁邑。由是巴里民军之议会乃成立，遂宣布巴里公民之独立，且劝告他邑仿行。二十六日公民会举执事七十五人。

万岁邑政府图返巴里，以十万人来攻。四月二日两军遇于巴里东北，政府军败。五月二十一日，外军入巴里，巴里军力敌之，血战八日，死者三万五千人。五月二十九日，革命军乃不复振。军法裁判所遂肆行严酷手段，凭一言词，一疑状而杀人，并不讯问。妇人孺子之无故被杀者，不知凡几。以流血为乐，残酷万状。然此为人民留一大纪念，且以征实政府及显者之为民仇也。

巴里公民革命之未成，亦有多故。一因革命之思想尚未普及；一因国民军拘守旧德，虽旧政府之财库，不肯取掠，不肯施以最强烈之手段，卒致使政府得养其余威，以倾复之。呜呼！后来之革命者，亦可引为鉴矣！

虽此次革命未成，然其革命性质颇有可记者。

（一）三月二十日之宣言，“劝告各邑独立”，由公民自由组织，扫除政府，此新世纪革命之要点也。

（一）四月十六日之布告词曰：“已有若干工厂，冀免我公民之强迫，彼管理者早先弃置，望我工会统计所弃置之工厂与厂中器械，以便使工作者协合组织，以经营之。”即取财产，置诸公共，此今日社会主义之方策也。

故吾辈视以上二者，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可。

（录自《新世纪》第1期，1907年6月22日出版）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

(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

公 权

本年六月，刘君光汉、张君继因中国人民仅知民族主义，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乃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于日历八月三十一日开第一次大会于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会员到者九十余人，遂于午后一时开会。

先由刘君光汉布告开会之宗旨，略谓今日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开会第一次，但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如征之历史，则原人平等，无政治之组织。继因人民信神，雄黠者托神以愚民，民因信神之故而尊之，是为君长之始。有君长然后一切阶级制度因之而生。又上古之初，人民之于百物，均自为自用，无督制供给二统系。继因两族相争，胜者处于督制统系，败者处于供给统系，是为人类异业之始。由是言之，名位不平等，由于智诈愚；职业不平等，由于强凌弱。今观于原人之平等，则知政府非不可无。其证一也。更征之心理：无论何人，其心理之发现者，一为嫉忌心，一为恻隐心。嫉忌心者，恶人之出己上，或欲己之上与彼齐，或欲人之退与己平；恻隐心者，悯人之不若己，欲援之使与己平。足证人类之中，有平等之理性。本此心而扩充之，足以促人类平等，此人类不甘有政府之征。其证二也。更征之科学。观视天然界，昔人以太阳为世界中心，今则科

学愈进，有倡空间无中心之说。空间既无中心，则人类妄指政府为中央机关者，出于谬想。又空气蔓延空间，无复畛域，则今之区画一隅土地，而称为国家者，亦为谬想。又观之动物植物界，虽虫蚁之征，均有互相扶助之感情，故昔之倡进化论者，揭物类因互相扶助而进化。物类互相扶助，出于天性，不因强迫而生，则人类互相扶助，奚待法律之强迫哉！况植物甲坼之初，若瓦石障其上，则其根必避瓦石之障碍，转向他方以遂其茁生，足证物类有避障碍之天性。今政府之居民上，其障碍为何如？使即人类避障碍之心而充之，则政府必应消灭。其证三也。有此三证，则人类必当无政府明矣。况今日之世界，政府之于人民，固有莫大之压力，即资本家之于雇工，强种之于弱种，亦以横暴相凌。推其原因，则一由政府保护资本家，一由政府欲逞野心。政府之罪，上通于天，诚万恶之原也。故欧美各国，渐倡无政府之论。然欧美各国无政府，其事较难，而中国无政府则其事较易。何则？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出于儒道二家之学说，儒道二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明曰专制，实则上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上之于下，视若草木鸟兽，任其自生自灭；下之于上，视若狞鬼恶神，可近而不可亲。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其所以不去帝王政府官吏者，则以人人意中，迷信尊卑上下，以为自然之天则。使人人去其阶级之观念，由服从易为抵抗，则由放任之政府，一变而为无政府，夫复何难之有哉！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若排满主义虽与无政府不同，然今之政府既为满人所组织，而满汉之间又极不

平等，则吾人之排满，即系排帝王，即系颠覆政府，即系排特权，正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相合。惟无政府优于排满者，亦有三端：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其善一也。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其善二也。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饶成功由于少数之民，则享幸福者，亦为少数之民；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悉具抗力，则革命出于多数人民，而革命以后，亦必多数人民均享幸福，其善三也。大约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吾辈所由以无政府为目的也。惟无政府以后，必行共产，共产以后，必行均力，而未行革命以前，则联合农工，组合劳动社会，实为今日之要务。然欲达此目的，势必于全国民生之疾苦，悉行调查，此实与社会主义无异者也。惟吾辈不欲以社会主义为止境耳。此今日开会之宗旨也。愿与诸君共勉之。

次由张君继报告此次开会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次由日本□□□□君演说。□□君演说既终，刘君光汉复起而言曰：据□□君所言，于政府之弊、无政府之利，言之最详。幸中国近日，尚为放任之政府。以今日之人心，无一非崇拜强权，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使放任之政府变为干涉之政府。则□□君所谓法律、租税、官吏、警察、资本家之弊，无一不足以病民，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

日，尤为苦困。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

次由何女士震演说，谓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盖无政府之目的，在于人类平等及人无特权。若男女平等，亦系人类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亦系抵抗特权之一端，并非二主义相背也。特无政府主义，不仅恃空言也，尤重实行。现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俄国无政府党，其进步分三时期：一为言论时代，二为运动时代，三为暗杀时代。今中国欲实行无政府，于以上三事，均宜同时并做。即使同志无多，亦可依个人意志而行，以实行暗杀。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次刘君光汉提议：今日开会后，拟每星期中，举行讲习会一次。其讲习之科目，一为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学术，一为无政府党历史，一为中国民生问题，一为社会学。由中外各国绩学家讲演，并可随时质问。如有各国民党至东京者，亦开会请其演说。众皆赞成。

时天色已薄暮，遂由张君继宣布散会。

（录自《天义报》第6期，1907年9月1日出版）

破坏社会论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

去非子译述

今日之世界，虎狼之世界也。虎狼食人于有形，人类相食于无形。试观世界之中，莫不强暴弱，众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无一事合于公，亦无一言合于公，则是并虎狼而弗若矣。试推其原因，则以自社会成立以来，自古迄今，无一日而非阶级社会。故人类亦日居阶级社会中不能自脱。今欲破阶级，非举固有之社会，尽扫荡之不为功。蔽以一言，即破坏社会是也。譬如躯体染毒，非尽除其溃肉，则毒气不能尽除。今之社会与染毒之躯体相同，若徒改革一二事，不能尽扫除廓清。何异庸医之留毒贻害邪？今法美各国号为民主之国矣。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阶级未能尽除也。贫富之界，非惟不能破，抑且变本加厉。富者奴佣工以增己富。因富而攫权。佣工为贫，而仰给于人，因以自失其权。由是贫者之命，悬于富者之手。名曰普通选举，实则贫者并无生命权。其选举之时，势不得不举富人以仰其鼻息。则所谓普通选举者，实强迫之选举耳。与专制何异。乃号其名曰共和。吾不知其何者为共，何者为和也？则共和政体非公明矣。试进而言之则今之言计学者，多倡土地国有之说。夫此说果行似足夺资本家之势力，然土既为国有，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则必有执政之人。如曰一之民，当听命于执政之人邪？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

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如曰执政之人，为国民之公仆，为一国人民所役使，则执政者日受命于人，与剥夺自由者无异，岂非民为主治之人，而彼为被治之人乎？故知土地国有之说其名似公而其中隐寓不公之制，亦不得谓之真公也，今欲求真公，必自改造新社会始。新社会者，平等之社会也。无阶级之社会也。亦无政府之社会也。夫此并非理想之言也，试就学理上言之，凡唯物学派唯心学派，其理无不与此相合。唯物学派之言曰：“世界者物质之所造成也，则破坏社会，不过使物质易所而已。且凡为人类，同为圆颅方趾，则所含原质亦相同。何以有贵贱贫富之异？况万物并生宇宙中，不闻有物为之主持也，何以各适其生性。则人当受治之说，亦可援此说以破之矣。唯心学派之言曰：世界乃心之所造，凡所谓善恶利害，不过援幻吾之心而生耳。幻心既非真心，则幻境亦非真境。若信心而行，欲造何等之世界，均可任心所欲为。况于破坏社会之区区乎。是改造社会，乃案之学理无一不合者也。试更即目前之势言之，强权横行，白种骄逞，倡帝国主义之说，以蹂躏弱种，驱使之虐，虽牛马无以加，不独一国之中有阶级，即此国对于彼国，亦有阶级之见存。而学士大夫，妄逞功利之谭，以自利为主。利则归己，害则归人。其视平等之人均以机心相处，以势力加陵。长此不改，则道德腐败，天理消亡，为豺虎所羞，为有北所不受。非实行改造社会，安能挽此狂澜。是改造社会，又迫于时势不得不然者也。虽然欲改造社会，此事之出于建设者也。然建设必由于破坏。故处今日之世界，当以破坏社会为人类共有之义务。

其破坏之法如左：

一曰废尽天下 王大统领，

- 二曰废尽天下中央官吏及地方官吏，
- 三曰废尽天下世袭爵位之人，
- 四曰废尽天下之议员及公共团体之执行员，
- 五曰废尽天下资本家及有财产之人，
- 六曰废尽天下之兵丁警察，
- 七曰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
- 八曰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男女，
- 九曰废尽迷信宗教书，
- 十曰废尽天下不合公理之书籍报章，
- 十一曰废尽天下现行之法律。

以上十一事，均今日所应实行者也。凡属人类均有破坏之责，无论用若何之方法，均以拔本塞源为主。凡人之属于前八类者，遇则必抗。凡物之属于前三类者，见则必焚。务使尽绝而后已。不平之社会既尽行颠覆，则公平之新社会，可以渐次设施，顾公平之新社会其最要者有四事：

- 一曰不设政府；
- 二曰废尽银币及钞币。
- 三曰人人劳动。
- 四曰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

欲达此目的，必先从事破坏。巴枯宁曰：“凡居现社会而谋畔者乃天赋之神权”。又曰：“无论用若何方法，苟以暴力破坏社会，均当视为神圣”。凡在人类，安能不确守其言。况中国之民，受无穷之压抑者乎，故欲实行种族政治经济男女诸革命，均自破坏社会始。破坏社会者，大仁德也。大毅力也。世界之首功也。努力向前，无懈乃志。人类幸福之完全可跼足而待矣。

（录自《天义报》1907年6月10日出版）

编辑绪言 Deklaracio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师 复

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又取其所读论者借铅槧纸墨布之于外，从而名之曰晦鸣录。其在宇宙，直微尘耳，非所敢列于当世报章杂志之林也。虽然，真理之在天地，本无所间于远近大小，惟潜心澄虑不为物蔽者乃得之，故二三人之势虽微，苟能以正确之真理为准的，不囿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瞽见，独立不倚，以达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足以代表真理，而为人人心中所欲言，斯则所谓“平民之声”矣。

晦鸣录既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晦鸣录所论列，即悉本此旨，斯非嘹亮优美之平民之声乎！

今敢约举所纪载之纲要如下：

共产主义，
反对军国主义，
工团主义，

反对宗教主义；
反对家族主义；
素食主义；
语言统一；
万国大同。

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并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支那泱泱大国，固不乏深知远虑之士，其诸有以教我乎！

（录自《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

第1期，1913年8月20日出版）

无政府浅说

(一九一三年八月)

师 复

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果于吾人类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贍，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杀人行凶之军队，以侵袭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敌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

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固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入境矣，以光天化日之入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

政客乃为之辩曰：政府之作用，将以为民御外侮平争端，而非以凌人也。则诘之曰：凡政府皆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谓外侮？必政府本为凌人之物，然后得借御侮之说以自饰。且以御侮言之：两国相争，必有胜败，果胜者为能御外侮为良政府乎？则其能胜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谓列强皆是也。至于人民之争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

府所执之法律，不过集录社会固有之习惯而已。（此为近世无政府大家克鲁泡特金之说）使习惯而可敬守也，则已无所可争；既有争矣，又岂其固有之习惯所能平之者乎？争之根源固别有所在，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见政府之能也。

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

顾世人之闻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

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秩序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足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孳孳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佚，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则弱者转沟壑，狡者习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娼妓），以为苟且之生活。其强悍不训者则挺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

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

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通之论，即今日之心羨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强盗劫掠，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杀人者，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杀人之原因，十八九由于争财，否则争色。则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有；而二者之所以存立，又无非根据于政府之法律。（所谓民法）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为也。惟将来无政府之世，无私产，无家族，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人人各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此时既无公私之可言，即私利亦无非公益，则

不谋私利之公德，又自然人人皆备矣。其他种种，凡今日所称为不道德云云罪恶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于恶劣之社会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无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恶劣之社会，而铲灭今日所谓罪恶所谓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谓无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遍晓，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但能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而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难，盖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其间必费多少时日，多少精神，以从事于主义之传达鼓吹。当传达鼓吹之时，即所以使人知无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盖此种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处，实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使知之固易，行之亦不难者也。倘或有一二枭悍之人，故意与众为敌，敢于破坏公理者，是谓拂乎人性，为社会之公敌，人人得而摈斥之。既能推翻强力之政府者，岂并此区区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实行无政府，惟有竭力于传达，才者从事于鼓吹及实行之备，不才者亦请先自信之，此实为今日凡知有无政府之名词者所当留意，断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之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据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谓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

或又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共产社会，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设人之好逸乐者多，惟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将若之何？则应之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此语盖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游行，苦坐既疲，即思运动。此无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体，皆有运动之本能，无时或息，故断不能无所作为，不必人之强迫也。且人类由兽域而进于人境，其最显而易见之差别，即在于两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故“好动为人之天性”，实可断言。至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级之后也。私有财产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生存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等）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贫者独任之。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之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铄，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好动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效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饌，而自食乃馊余；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无论如何勤劳，只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其失望而懒，固人情所应尔。盖与其偷惰片刻，尚得片刻无聊之安逸，犹愈于盲勤以供富者之淫乐也。呜呼，此其人之罪，实贫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蠹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此。故无政府